

美國建國二百年——理想主義與 現實主義之消長

王雲五 著

美國以自由正義為建國基礎，民有民治民享為政治原則，不惜以十三州殖民地之脆弱能力，對抗彼時強大冠於全球之祖國——英格蘭，經過萬分艱險，卒達脫離祖國，另建新邦之目的，由邦聯而聯邦，竭盡革命先進之智慧，制定一部完整之憲法。二百年來，全國上下無不遵守，有違反者，不問貴賤，咸依法治原則處理，不稍寬貸。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總統以名教授當國，於歐戰起時初以正義，自任民主國家方面軍火製造廠，繼更積極參戰，卒將極權國家擊敗，美國與有大力焉。其間威爾遜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宣布其所主張之十四點如下：

- (一) 以公開的方法，達成公開的和平條約。
- (二) 在平時與在戰時，海洋絕對自由。
- (三) 盡可能排除一切經濟上的壁壘，並於贊同和約，並合力維持和約的一切國家間，建立貿易條件的平等。
- (四) 充分地相互保證各國軍備應縮減至足以維持國內安定的最低限度。
- (五) 自由，坦率且絕對公正以調整一切殖民的權益，而基於一種原則之嚴格遵守，所有有關主權與人民權益之問題。據以決定時，須公允權衡權益待決定之政府所提出之公正要求。

(六)自一切俄國領土內撤兵。

(七)比利時境內……須即撤兵，並助其復國，絕不企圖限制它與一切自由國家應共同享有的主權。

(八)一切的法蘭西領土應予自由，其遭侵占之部份應予恢復，即一八七一年普魯士於阿爾薩斯——羅蘭事件，普魯士對法國的不正當行為應予申雪。

(九)義大利疆界的重劃須按照民族顯而易見的界線。

(十)奧匈的人民在各民族中的地位為吾人欲予以確保者，應予自主發展的最自由機會。

(十一)羅馬尼亞塞爾比亞與蒙的尼格魯應予撤兵，被佔據的領土應予恢復……巴爾幹各國的相互關係應按照效忠與民族的界線，依友善的勸告而決定。

(十二)現奧土曼帝國的土耳其部分應保障其主權；但其他民族在土耳其統治下者，須保證其獲得生活上無礙的安全與自主發展上絕對不受干涉的機會；又達且尼爾海峽應永久開放，容許一切國家的船舶和貿易在國際保護下自由通過。

(十三)一個獨立的波蘭應予建立，使之括有毫無疑義為波蘭民族所居住的一切領土，並保證所有出海的自由與安全通路。

(十四)一切國家應依特定之盟約組織一個總會，其主旨在大小國家一律提供對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之相互保證。

以上十四點確係理想而有合正義之原則，假使能全部採行，定可贏得永久的和平，可惜威爾遜外則為獷悍而重現實的法國總理克里滿梭與機巧而利用手段之英國首相佐治勞合所反對，雖經威爾遜據理力爭，僅能使其所主持草擬之國際聯盟憲章勉為成立；內則以書生本色，不善拉攏異黨有力者為助。致使中期選舉之國會為共和黨所控制，致不得加入國際聯盟。威爾遜乃赴各地講演，企圖爭取民衆。數年後抑鬱以終。此理想主義第一次失敗於現實主義也。

及第二次大戰告終，羅斯福總統在戰時主持正義，對於首膺戰禍獨力作戰之我國多所援助；然為德不卒，最後屈服於現實，與英俄三國在雅爾達舉行秘密會，不令我國與聞，使蘇俄得以控制我國東北，沒收偽滿數十萬士卒之軍器，以移供中共匪幫使用，東北卒因而淪陷。東北既陷，中華民國軍隊與共匪在關內作戰，每當共匪陷於劣勢，美國國務卿馬

歇爾頓迫勸我政府停戰，及共匪獲得喘息機會，重新攻擊我軍時，又撒手停止對我軍援，致我不得已退出大陸。政府遷臺以後，竟發表白皮書，一切歸咎於我，更停止一切援助。嗣因韓戰發生，共匪參加對美作戰，始恢復對我援助。此又現實主義抬頭犧牲理想主義之另一實例也。

韓戰之起，實由中共匪軍直接支援北韓作戰，長驅直下，迫令南韓軍隊退至南端。杜魯門總統乃以美軍直接支援南韓，復驅中共與北韓軍隊退至北端，繼又渡海退入中國境內，假使美軍長驅直趨東北，一舉而消滅共匪與北韓軍隊，則何至有如今日之南北韓對峙，而北韓不時有南侵之威脅。杜魯門政府，雖反共援韓於初，伸張正義，至爲可敬。却不敢越雷池一步，聽任中共北韓軍隊退入東北後，重整軍備，復大舉南侵，如是往復者不止一次，卒至杜魯門總統下令解除主張北進之麥克阿塞將軍職務。此則不僅犧牲理想且昧於現實之一例也。

及杜魯門任滿，歐戰名將艾森豪膺選繼任，在其國情咨文中有廢止雅爾達密約之暗示，稍後向國會提出之撥絕被曲解之國際協定或諒解的解釋或使用草案，雖未主張廢止雅爾達秘密協定，然已因此引起世人對於秘密協定應否廢止的密切注意。又下令解除韓戰時期，杜魯門不願兩面作戰，曾以美國海軍隔離臺灣海峽，不使中華民國軍隊與中共匪軍互相作戰之命令。艾氏宣言有謂美國實無保護中共不受攻擊之義務。蓋其主張已甚明顯，寓有不阻止，並鼓勵我反攻之意。此又理想主義之再度抬頭也。

艾森豪總統如是保持正義，却以尼克森爲其競選伙伴。尼氏側重現實，雖不敢於擔任副總統時，甚至首任當選總統時，有所顯露。及二度膺選，旋即利用匪方兵兵外交，開始與中共偽政權和解，甚至不惜紆尊降貴，親訪大陸，共同發表所謂上海公報。其於聯合國之我國席位，經甘迺迪總統密允於必要時，在安理會中行使否決權，以打消聯合國大會中可能對我不利之決議。及尼克森訪匪以後，我國聯合國席位危如累卵之時，一面拒絕如其前任之承諾行使否決權，一面托詞極力爭取各會員國維持我國在聯大之地位，並聲言已得多數承諾支持我國；顧於接近投票之前不久，又使其國務卿季辛吉再度訪問大陸，於是表面上被勸導支持我席位之各國，以美國實無維護我國之誠意，乃紛紛放棄承諾，卒使我國

被迫退出聯大。其為犧牲理想，側重現實，自不待言。

及水陽醜案發生，尼氏被迫辭職，而被推薦非經選舉之今總統福特竟赦免尼氏一切刑責，純然為酌報私誼起見。以夙稱法治之國家如美國者，實已創一惡例。又當中共內部發生紛亂之時，福特總統竟不惜對中共匪幫作初度訪問，無異挽回其頹勢，並益令壓抑人民之自由。此豈藉理想主義而建國之總統所當為？實即受季辛吉之煽惑而出此大損聲望之舉動。當此競選時期，即為自利計，實亦不宜出此。共和黨總統另一競選人之雷根，一度轉敗為勝，殆由於是。雖最後鹿死誰手尚不可知。然為福特總統計，殊不值得，無怪季辛吉之聲望一落千丈。聞福特總統為人忠厚，易為巧言所惑，然其久任參議員，聲望素佳，今執政以來，竟昧於美國建國之理想主義，實最可惜也。

總之，美國本以自由民主為大原則而建國，今明知中共偽政權無自由與不民主，仍力與親近，一旦如所謂上海公報所宣言者，卒至關係正常化，則共匪定然在美國建立最大規模之使館，使負顛覆之任務，一面煽動黑人奪取政權，一面藉外交特權，大量輸入毒品，陷美國多數有為青年於萎靡不振。於是美國賴以支持繁榮之富豪，穩定民主之中產階級與守法爭取生存之勞工，咸致破產與失勢，一俟顛覆目的已達，即相機重演有如珍珠港之事變，使美國有變為共產附庸之可能。共匪向不知信義為何物，無時不笑裡藏刀，以其夙所親信之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一轉眼即成仇敵，更何有於資本主義之國家如美國者。試問美國當局將何以對二百年前藉理想主義而建國之先進？更何以對二億餘，一向安享樂利和平的人民？余於我友邦建國二百年紀念時盡此衷誠之忠告，勿謂在盛大慶祝之前夕，出此不吉利之危言也。然而懸崖勒馬，今猶未晚。前任總統，尤其是為國人所唾棄者，其主張不能拘束後任總統。美國最後之為禍為福，繫於繼任總統之一念；而在民主制度中，大多數明智之國民實足以左右之也。